故里

老屋

□ 景凡

因得到了一笔补偿款,再加上父亲平时省吃俭用

攒下来的一点积蓄,父亲决定拆掉老屋建新屋,我们对父亲的决定表示理解和支持,并且积极配合父亲把新房建起来。我们分工合作,兄妹负责挪砖,母亲负责和灰浆,父亲就负责砌墙,全家人齐心协力,不到一年工夫,一幢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。

老屋虽然消失在视线里,但它的身影却一直萦绕在心间。记得拆房的那天,阳光明媚,眼看住了二十多年的老屋一下子

土崩瓦解,心里难免有些不舍,但瞅着左邻右舍都建起漂亮的楼房,就不觉得可惜,老屋自然成了这个时代的牺牲品。

老屋是父亲亲手建起来的,因为父亲本身就是一个专门帮人建屋的石匠,在他手上建过的屋不计其数。老屋是石木结构,墙体是父亲从山坳里费力背回来的石头,石头上用铁砧敲刻出细腻的纹理,屋里用树木作支架,屋顶盖上青色的瓦片。

对于老屋,我一直记忆犹新,似乎对曾经的一砖一瓦都有着深厚的感情。屋前是一个并不宽敞的院子,在院子里,铺

满了大小不一而又平整的石板,春天的时候,草就从裂缝间钻出来。在院子前面有一棵桃树,一棵石榴树,和一排整齐的冬青树,我们成天在院子里追逐嬉闹,在桃树和石榴树之间拴一根麻绳就荡起秋千来,院子成了我们的乐园。在院子靠墙的一角堆满草垛,月明星稀的晚上,我们玩起捉迷藏,不亦乐乎。

随着岁月的变迁,老屋像父亲一样,在时光的磨砺中慢慢变老。断壁残垣,遮不了风,挡不了雨,保不了暖,碰到雨天,雨水就顺着瓦缝流进屋里,板壁、床榻、地板、柜子都跟着遭殃,我们也都忙碌起来,

父亲冒着大雨,披上油纸爬上屋顶,用薄膜覆盖住支离破碎的瓦片,我们则在屋里用锅、大桶、盆等炊具来盛水,直到大雨过后,才能松一口气,就怕半夜三更又突如其来一场大雨,把我们睡梦中惊醒。

老屋被炉火熏得漆黑一片,春节前夕,我们跑到镇上称几斤旧报纸装裱墙面,母亲和好面糊,然后我在墙面刷上面糊,贴上报纸,再在报纸上面张贴些风景画,老屋便焕然一新。

记忆中的老屋是陈旧而温馨的,袅袅升起的炊烟,秋虫的低吟,简陋的门窗,至今还搁浅着一份温存。

艺术

古代宴饮话投壶

□ 伊羽西

现代人喝酒有划拳之风,在古代,宴饮时却有投壶之趣。古时它既是一种宴饮礼仪,也是盛行民间的饮酒娱乐游戏,其文化内涵十足丰富。

东汉郑玄为先秦典籍《礼记·投壶》作注时说:“投壶,射之细也,射为燕射。”古时燕与宴同义,燕射即饮宴时的射箭活动,表明投壶是由古射礼的燕射演变而来。在古代,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请客人射箭,那时成年男子不会射箭被视为耻辱,主人请客人射箭,客人是不能推辞的,可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,就用箭投酒壶代替。久而久之,投壶就代替了射箭。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载:“晋侯以齐侯宴,中行穆子相,投壶。”春秋时,两国诸侯宴饮中就举行了投壶之礼。

投壶,舍弃了箭之武,保存了投之礼,注重从容安息,养志凝神,在士大夫及文士儒生中盛行不衰。每次宴饮,皆“弹瑟曲,行投壶之礼。”随着历史的发展,投壶又从宴饮礼仪逐渐变为上流社会的高雅娱乐游戏,后来在民间广泛流行,民间以投壶为乐现象越来越普遍。投壶不断发展,不仅产

生了许多新名目,还增加了难度,有人别出心裁地在壶外设置屏风盲投或背坐反投,投壶特有的魅力和趣味性,为人们广为接受和喜爱。古代有不少投壶高手,明代有个叫苏乐壶的人,因投壶技术高超,被人称为“投壶绝”。沈榜在《宛署杂记》中记录了苏乐壶的绝技,称他不仅能背身投壶,还能用3枝矢同时向3个壶投射,且从不失手。

投壶所投之矢用柘木或棘木做成,不去皮,形状一头尖,一头齐,似没羽之箭。矢有三种长度:二尺、二尺八寸、三尺六寸,分别适用于室内、厅堂和庭院,壶中放置起缓冲作用的小豆。唐李贤注引《礼记·投壶经》曰:“壶中实小豆焉,为其矢之跃而出也。”

古代投壶有严格的规则,古乐响起,宾主双方分别把矢投向壶中,每投进一矢,由司射给投中者放上一“算”,“算”即用来计算投中数目的用具。投壶依次进行,抢先连投者即便投入司射也不给“算”,大概“不算”一词即由此而来。四矢投完为一局,司射为胜者“立一马”,共进行三局,谁立三马,就算取得最后胜利,负方饮酒作罚。

春韵 纸本水墨 50cmx50cm 李小亮作

鸟谱

护花使者

□ 王家凯

每年5月,昆明蓝花楹盛开的时候,人们争相摄影留念。微风吹过,蓝色的花朵纷纷飘落,人们给取了个浪漫的名字:蓝花雨。在蓝花雨飘飞的时候,有一种小鸟喜欢在花间跳上跳下,飞来飞去,把蓝花楹上的蚜虫当美食。这种小鸟就是麻雀。

蓝花雨飘过,荷花开始进入花季。荷塘里,随时可以见到麻雀在荷叶间钻进钻出,捕食各种害虫。只要你留意,哪里有鲜花盛开,哪里就能见到麻雀在花丛中捕捉害虫的身影。将麻雀称为“护花使者”一点也不为过。

麻雀护花、护庄稼,但它也会偷食地里的谷物。20世纪50年代,就因这一点,麻雀与老鼠、苍蝇、蚊子一起被列为“四害”,成了“消灭”对象。当时,我正在读初中,对麻雀的围剿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。开始,每天吃过晚饭,同学们自由组成“战斗小组”,分头前往学校附近的村寨掏墙洞,毁雀窝。过了不久,学校师生全体出动,到学校周围的田野、路旁敲锣打鼓,大声喊叫,其意是让麻雀无处

落脚,活活累死。这样的“战斗”系全国统一行动。第三阶段,学校放假一周,让学生各自为战,打死麻雀后将脚砍下以统计“战果”。说是消灭麻雀,其实,当时殃及的是整个鸟类。

在这次围剿中,自认为高明的人类并没有取得“胜利”,反而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。第二年,我就学的学校附近粘虫将田里的稻苗吃得光秃秃的。于是,同学们又被组织到田里去捉虫。

麻雀吃粮,也吃害虫。这一道理终于被人们所认识,麻雀这才甩脱了“四害”之名,但麻雀的厄运却并未就此结束,麻雀又变成了一些人的美味佳肴。

经历一次又一次厄运,麻雀顽强地生存下来。它们整天忙碌着,在花丛中、在田野里不停地捉虫;稻谷熟了,它们照样去大饱口福;有屋檐的地方,它们同样去做窝,生儿育女,与人依然十分亲近。那些曾经的不愉快,仿佛压根就没有发生过。

这就是麻雀,饱受了磨难却本性不改的麻雀。

美食

腊八粥

□ 王吴军

一进入腊月,年的气息就渐渐浓郁了起来,而“腊八”则是年的序幕,这就和唱戏一样,“腊八”的序曲唱响之后,在飘漾着“腊八粥”香喷喷的气息里,春节才会盛装登场。

在我生活了十几年的乡下老家,一到“腊八”,大人们常常就会说一句俗语:“大小孩子不要馋,过了腊八就过年。”说明了“腊八”是春节的开始。不过,老家还有一句俗语,说是“犟年素腊八”,由此可以知道,“腊八”这天的食俗也是颇为讲究的,来不得半点马虎。

古代的年底冬闲时,常常有腊祭的习俗,“腊”是一种祭祀的名称,所以,岁末之月被称为“腊月”。同时,古代的腊祭大多都定在十二月的戌日(腊月初八)这天进行,而且,祭祀之神正好是八位,因此,“腊八”就逐渐成了一个传统节日而流传了下来。

古代腊祭的时候,以许多牲畜为祭品,祭品太多,一下子吃不完,就洗净之后洒上盐,挂到屋檐下风干起来,慢慢食用。这些腊祭留下来的肉制品,被称为“腊味”,味道好,名字也好。我的老家煮“腊八粥”,常常用大

米、小米、豇豆、豌豆、绿豆等八种粮食和大枣、花生仁熬煮而成,其意是期盼来年的收成早日五谷丰登。

记得小时候,母亲煮“腊八粥”时总是要用很长时间,腊月初七的晚上就开始用慢火炖“腊八粥”,一直炖到第二天的清晨太阳升起来。我曾经问过母亲,“腊八粥”为什么要煮那么长时间?母亲说,煮“腊八粥”一定要黏稠,“黏”是“连”的意思,是说以后能够“连年丰收”。而且,家里吃“腊八粥”的时候,一定剩余下来一些,母亲说,这是图个“年年有余”的吉利。

现在,我离开乡下老家在城市生活,每到“腊八”的前夕,母亲总是打来电话,一遍遍嘱咐我在“腊八”这天一定要煮“腊八粥”吃,这样,才能在来年大吉大利。母亲的话虽然有些夸张,但总是让我想起故乡,想起故乡的土地和庄稼。

我在“腊八”这天一定会煮“腊八粥”吃的,不为别的,只是想在那香喷喷的气息里尽情享受一种温暖和美好。人生的旅途中,有温馨可以拥抱,有希望可以憧憬,有幸福可以相依,才让人感到活得充实、活得有意思。

征稿

本报“春晓”“随笔”版征稿,篇幅900字内,文章要求具有趣味性、亲身经历、故事性和有看法。一个月内不回复,请自行处理。

投稿邮箱: ccwbfk@163.com

更多内容 请浏览本报App www.ccwb.cn

春晓陪你一起玩 下载CWApp